



鳴鏑風雲錄

梁羽生 著

叁



中山大学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作品集

47

鳴鏑風雲錄

叁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鸣镝风云录/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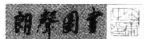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87-0

I. ①鸣…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730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55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 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 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 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五十五回	愁绪难排怜弱女 疑团莫释遇同门	835
第五十六回	廿年委屈安能忍 一死何辞誓报仇	845
第五十七回	竹枝轻敲驱盗首 书生长笑慑魔头	859
第五十八回	不料宝图成祸水 太怜罪孽累红颜	873
第五十九回	无赖少年欺侠女 高风义士托豪门	889
第六十回	中宵相府窥私秘 客路名山访故人	903
第六十一回	野岭危崖逢异丐 金簪罗帕请援兵	917
第六十二回	难去心魔生妄念 自惭形秽起猜疑	931
第六十三回	断剑轻抛心已碎 故人重晤意如何	947
第六十四回	十载追踪求秘笈 三英联手斗魔头	961
第六十五回	深入蛮荒悲失路 何来苗女要留人	977
第六十六回	行径离奇逢异丐 风波诡谲斗魔头	991
第六十七回	历劫归来如再世 前因细说化深仇	1005

第六十八回	只为孽缘施毒手 莫提恩怨总伤心	1021
第六十九回	有情喜得重相见 无计难防敌再来	1035
第七十回	击退魔头逢旧友 找寻爱女到中原	1049
第七十一回	名利诱人嗟上钩 是非陷阱切宜防	1065
第七十二回	骗局拆穿惊少侠 真情流露走娇娃	1079
第七十三回	相府豪门藏敌使 少年侠士陷囹圄	1093
第七十四回	窃取武功施诡计 闯开虎穴见恩师	1107
第七十五回	权臣误国殊堪叹 义士遭危亦可哀	1121
第七十六回	何惧孤身斗强敌 却从群盗悉芳踪	1133
第七十七回	折服强徒寻旧侣 要从虎穴会情鸳	1149
第七十八回	陷阱暗惊防世伯 深闺却喜结知交	1163
第七十九回	谎话谣传迷侠女 绝招偷学骗佳人	1177
第八十回	折节纳交藏险诈 谈词论世现真形	1191
第八十一回	私隐难宣心自苦 诡谋巧布计何工	1205

第五十五回 愁绪难排怜弱女 疑团莫释遇同门

过了一晚，第二天大家都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强敌寻仇，颇有“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意味。

邵元化下了命令，吩咐关上大门，不得他的许可，谁都不准出去。

邵湘瑶想冲淡这紧张的气氛，笑道：“爹爹，那个姓焦的要回去搬兵，总也得个十天半月，何用现在就如此紧张。”

邵元化道：“你小孩子懂得什么？乔拓疆是最厉害的一个黑道人物，神出鬼没，焉知他不是就在附近，遣那两个人来打听风声的。岂能不严密提防？”

话犹未了，忽地有一个家人进中堂报道：“外面有人拍门，说是要找一位侍梅姑娘。”

邵元化道：“侍梅？咱们这里可并没有这样的姑娘呀？”

杨洁梅听得这家人的说话，连忙和龙天香走出来，说道：“我就是侍梅。什么人找我？”

邵元化变了面色，说道：“哼，来得这样快！既然是来找你的，不用问一定是乔拓疆这伙强盗了。”

那家人说道：“我们不敢开门，不过，从门缝张望出去，那是一男一女，都不过二十岁左右的模样，男女长得都很秀气，不像是个强盗。”

邵元化狐疑不定，心里想道：“乔拓疆和他手下的五大头目，最少都是四旬开外的中年人了，难道不是他们这一伙？”

杨洁梅心里亦是怔忡不宁，想道：“知道我是侍梅的，只有辛家的人。来的是一男一女，难道是辛龙生和他的新婚妻子么？嗯，他若是来哀求我给他解药，我给他呢还是不给？”

邵元化一拍桌子说道：“好，打开大门，让他们进来！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小辈，胆敢找上门来！”

只见一个剑眉虎眼的英俊少年和一个头上打着蝴蝶结，神态娇憨的少女，并肩来到，那少女游目四顾，说道：“哪位是侍梅姐姐？”那男的却向邵元化作了个揖，说道：“老伯想必是邵老前辈，请恕我们冒昧而来。”

杨洁梅初时怔了一怔，这对男女她是从未见过面的，后来定睛一看，那少年却似乎是曾经相识似的，却不知是在哪里见过。

邵元化见他们彬彬有礼，心道：“难道不是仇家？”于是还了一礼，说道：“你们是哪家武林同道的子女？”

杨洁梅道：“我就是侍梅，请恕眼拙，我们好似没有会过，你们是谁？”

那少年道：“我是扬州百花谷奚玉帆，这位是明霞岛的厉赛英姑娘！”邵元化听得“明霞岛”三字，心里不禁又惊又喜。

邵元化连忙站了起来，向那少女说道：“令尊可是东海的明霞岛主厉擒龙厉老前辈？”本来邵元化的年纪和厉擒龙也差不多，但因明霞岛主在武林的声望太高，是以他不惜自贬身份。

厉赛英道：“不敢当。明霞岛主正是家父。”

杨洁梅恍然大悟，心里想道：“原来他是侍琴（奚玉瑾）的哥哥，他们兄妹长得相似，怪不得我觉得是似曾相识了。”

邵元化却是颇感诧异，说道：“厉姑娘，我与令尊闻名已久，但却素无来往，不知两位何以光临茅舍？”

奚玉帆道：“我们是特地来拜访这位侍梅姐姐的。”

杨洁梅道：“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奚玉帆道：“请问乔拓疆手下的一个大头目，是不是曾经到过你们这里，闹出事来？”

邵湘华连忙说道：“是呀，他就是给杨姑娘刺伤之后逃走的，我们正要找他呢。奚兄，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了？”

奚玉帆道：“说来也真是凑巧，昨日我们曾经碰上了这厮。”

原来奚玉帆在明霞岛养病，明霞岛主厉擒龙则因与黑风岛宫昭文有约，要为他向西门牧野这老魔头讨取桑家的毒功秘笈，不待奚玉帆病好，便独自离家，重履中原了。

奚玉帆病好之后，动了归思，厉赛英和他已订了婚，当然也就陪着他一同回家了。

奚玉帆只知道妹妹玉瑾和辛十四姑的侄儿到了江南，却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夫妻，也不知道他的师父江南武林盟主文逸凡住在何处。

因此他们二人在百花谷住了几天，便又一同前往江南了。奚玉帆是想打听妹妹的下落，厉赛英对江南风景慕名已久，正好趁这个机会一游江南。同时她也怕在北方碰上父亲，来到江南那就可以无拘无束了。

这一天他们到了邵阳，经过桃花岭，这时正是暮春三月，桃花已谢，但岭上各种各样的野花正在盛开。厉赛英不脱孩子心情，心中欢喜，便要奚玉帆和她到岭上采摘野花，编个花环玩玩。

花环尚未编好，忽听得车马之声，有人驾着一辆车子从山边的小路经过。

本来他们是不在意的，但那两个人的谈话却把他们吓了一跳。

车厢里躺着一个人，身上大概是受了伤，不时发出呻吟之声。

奚厉二人听这人的呻吟之声似乎相识，已是禁不住心中一动，待到一听见这人说话的声音，立即就认出了。

原来躺在车上的这个病人，正是乔拓疆手下的第五号头目——那个姓焦的汉子。

山路崎岖，篷车颠簸，那姓焦的汉子躺在车上，抛起跌落，触动伤口，痛得他破口大骂：“妈的，捉住了侍梅这臭丫头，老子非剥她的皮，抽她的筋不可！”驾车那汉子笑道：“你不怕辛十四姑？”姓焦的道：“辛十四姑又怎样？咱们的乔大哥也不至于就怕了她了。何况这臭丫头听说是私逃出来的，她敢去求主人撑腰？”驾车的汉子道：“不过咱们的乔大哥可还要留着这臭丫头呢，剥她的皮还是不行的！”那姓焦汉子道：“我知道留着她有大用处，但

我实是气她不过，不剥她的皮也得想个法子折磨她。”驾车的笑道：“要折磨她，这还不容易？我有许多法子，你应该请教我。”

这两个人不知有人藏在林中，他们从山边的小路经过，放言无忌，所说的话，都给奚玉帆和厉赛英听见了。

那次乔拓疆率领手下入侵明霞岛，布下了六合阵，围攻明霞岛主厉擒龙，这姓焦的汉子也在其内。奚玉帆和厉赛英都是曾经和他交过手的。此时虽然没有看见他的脸孔，却听得出是他的声音。

奚玉帆从谷啸风和韩珮瑛的口中，又已知道辛十四姑有个丫头名叫侍梅，他的妹妹在辛家之时和这个侍梅是颇有交情的，这正是一个可以寻觅妹妹的线索，他当然是不肯放过了。

厉赛英拾起一颗石子，施展家传绝学“弹指神通”的功夫，突然从林子窜出来，铮的一声石子弹出，正中拉车的马的前蹄。她这一手“弹指神通”的功夫，火候虽然未够，那匹马已是禁受不起，登时一声长嘶，四蹄屈地，车子倒了下来。

那驾车的汉子喝道：“好呀，你们这些小辈当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胆敢劫起老子来了！”他不认识奚厉二人，还以为是遇上了“剪径”的小贼。

厉赛英喝道：“姓焦的你滚出来，爹爹要我拿你问话！”那姓焦汉子变作了滚地葫芦，站不起来，只能抓着车辕，斜倚着身子，怒道：“原来是你这臭丫头，老子虽然受了伤，也还可以打发你！”

奚玉帆冷笑道：“你不过是狗仗人势罢了，那次在明霞岛让你侥幸逃走，居然还敢到中原来胡作非为！哼，这次看你还能不能跑掉？”

那驾车汉子吃了一惊，说道：“老焦，这两个小辈是明霞岛的人么？”

那姓焦的道：“不错，这臭丫头正是厉擒龙的宝贝女儿。”

驾车的汉子道：“这个，这个……嗯，咱们好好的说。”心里想道：“厉擒龙不知是否和他的女儿一道来了。别的人好惹，这个人我可是惹他不起。”

姓焦这汉子似乎知道同伴的心思，冷笑说道：“丘四哥，别听这臭丫头的胡扯，明霞岛主即使重履中原，也是到北方去找西门牧

野那老魔头去了，决不会身在江南！你若给她吓倒，传出去给人笑话还不打紧，见了乔舵主可是不好交代！”

那姓丘的汉子听了这话，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胆气顿壮，暗自想道：“不错，厉擒龙若然来了，决不会与女儿一起的。我正要倚仗乔拓疆，老焦是他的心腹，这个忙我可是非帮他不可！”于是立即说道：“笑话，我怎会怕了这两个娃娃！”

厉赛英道：“好呀，你既然定要陪他送死，那就来吧！”

姓丘这汉子道：“忙什么，我抽了这袋旱烟和你动手也还不迟。”他的手上提着一支三尺多长的烟杆，黑黝黝的，也不知是铁是木，烟锅足足有茶杯口那么大。他装上烟草，慢条斯理的擦燃火石，点起烟来。

厉赛英瞿然一省，道：“别中他的缓兵之计！”话犹未了，这人已是一口浓烟向他们喷来。奚玉帆感到一阵晕眩，连忙斜跃丈许，抢占上风的应置，叫道：“英妹小心，这是毒烟！”

厉赛英却是神色自如，若无其事，笑道：“毒烟能奈我何？”飘身一掠，把一颗丸药塞进奚玉帆的口中，说道：“这是我爹爹的辟邪丹，吞下去就没事了。”原来明霞岛上有一种特产的芝草，功效与天山雪莲相同，制成灵丹，能解百毒。

姓丘这汉子“哼”了一声道：“我不用毒烟，也能擒你！”烟雾迷漫中欺身逼近，就用手中的烟杆作为兵器，戳向奚玉帆的丹田要穴。

奚玉帆吞了药丸，果然觉得神清气爽，但眼睛给浓烟所熏，视线却是难免模糊。

当下运掌成风，呼的一掌扫荡毒烟，长剑出鞘，一招“横架金梁”，把那人的烟杆也格开了。

姓丘这汉子想不到奚玉帆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功力，心头一凛，暗暗叫苦：“厉擒龙的女儿只怕比这小子还更厉害，最糟老焦又受了伤。但我若只顾自己脱身，乔拓疆问我要人，我更是担当不起！”只好硬着头皮采取攻势，希望攻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奚玉帆道：“英妹，你去把那姓焦的拿下，这厮交给我好了。”

厉赛英料想奚玉帆对付得了这个汉子，说道：“好，你小心

点儿!”

迈步上前，拔剑指着那姓焦的汉子斥道：“你那日在明霞岛的威风哪里去了？我不想杀一个受了伤的人，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话吧。”

那姓焦的突然抽出护手钩，倚着马车，双钩齐出，便钩她的小腿。喝道：“臭丫头，老子受了伤也不怕你！”

厉赛英冷不及防，几乎给他伤着。只听得“嗤”的一声，裙角撕毁一片。厉赛英大怒道：“好，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剑走轻灵，双钩飞舞，一时间倒是打得难分难解。本来若在平时，姓焦这汉子还是较胜于她一筹的，但吃亏在受了伤，必须背靠车子支持身体，不能移动脚步，这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是以不过三十来招，他已是汗下如雨，给厉赛英完全占了上风。

奚玉帆和那姓丘的汉子却是半斤八两，旗鼓相当，不过由于厉赛英已占了上风，奚玉帆精神抖擞，对方则难免心慌，此消彼长，那人也只有招架的份儿了。

奚玉帆剑法霍霍展开，正自得心应手，眼看就可取胜。忽听得厉赛英“哎哟”一声，竟然骨碌碌地滚下山坡。

这一惊非同小可，奚玉帆顾不得伤敌，连忙撤剑抽身，跑去救厉赛英。

厉赛英不待他扶，已是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叫道：“你快上去捉拿活口，呀，糟了，他们跑了！”

只见姓丘这汉子已经背起同伴，疾跑如飞，跑过了一个山头了。厉赛英是滚到山腰才爬起来的，要追也追不上了。

奚玉帆道：“你怎么啦？先给你治伤要紧！”

厉赛英道：“我并没有受伤。”

奚玉帆诧道：“那你怎么会摔倒的？”

厉赛英道：“我这一跤，摔得自己也是莫名其妙！那厮本来不是我的对手，我正要一剑刺穿他的琵琶骨的时候，忽然脚跟的涌泉穴好像给大蚂蚁叮了一口，疼痛难当，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立足不稳，滚下山坡来了！”

奚玉帆惊道：“莫非受了暗算，你脱下鞋袜，让我瞧瞧。”

只见她的脚跟有个红点，但疼痛已止，也没感到什么异样，显然是并非中毒，奚玉帆这才放下了心。

但绝没有这样凑巧的事，在激战当中，会给蚂蚁突然叮一口的。奚玉帆想了一会，说道：“此事蹊跷，只怕是有能人暗中相助那厮！”

厉赛英聪明伶俐，奚玉帆想得到的她早已想到了，说道：“当然不会有这样凑巧的事。不过，即使是有人暗算我，这人也是害怕我的爹爹，所以才不敢公然露面。你可以放心。”

奚玉帆道：“可惜给那两个家伙跑了。你不知道，我是想着能在他们的身上，探寻我妹妹的下落的。”

厉赛英笑道：“若是只想探寻玉瑾姐姐的下落，那就不用盘问他们，包在我的身上，也可以给你找出线索。”

奚玉帆喜道：“你有何妙法？”

厉赛英道：“姓焦这厮伤口还在流血，受伤必定没有多久，能够伤得了他的人也定然是武功超卓，大有来头的人，对不对？”

奚玉帆道：“不错。倘若只是辛十四姑的一个丫头，恐怕还不能伤了这姓焦的。”

厉赛英道：“我知道邵阳有一家姓邵的武学世家，家主邵元化的八八六十四路紫金刀法天下闻名！”奚玉帆恍然大悟，说道：“那位侍梅姑娘多半是在邵家了。”于是立即和厉赛英去找邵家。邵元化既是知名人士，到了邵阳县，当然很容易的就找到了。

奚玉帆把那日碰上那两个人的经过说清楚之后，邵元化又惊又喜，说道：“原来乔拓疆这厮也是厉姑娘令尊的仇家？”

厉赛英道：“乔拓疆手下因何来找你们麻烦？”

邵元化不想告诉他们详情，期期艾艾地说道：“此事一言难尽，总之，他和小儿与及这位杨姑娘都结有一点梁子。目前我们正准备着乔拓疆这厮亲来挑衅。”

厉赛英不便再问下去，说道：“乔拓疆曾经到过我们的明霞岛捣乱，邵老前辈若不嫌弃，我们愿助一臂之力。”

邵元化暗自思量：“明霞岛主的名头倒是可以当作一道护符。扬州百花谷的奚家来头也是不小。有他们二人在此，纵然胜不了乔

拓疆，也可以吓他一下。不过我那高氏娘子恐怕不愿意让外人知道底蕴，此事好不好让他们插手呢？”

正自踌躇未决，杨洁梅问道：“奚公子，你说你是特地来找我的，却又为何？”

奚玉帆道：“听说舍妹玉瑾曾与杨姑娘有一面之雅。我刚从海外归来，尚未知道舍妹下落，只知道她到了江南。”

杨洁梅淡淡说道：“原来你是来找我打听令妹的消息的。不用说得这样客气文雅，我是辛十四姑的丫头，令妹则是以千金小姐的身份到辛家来冒充丫头的，我可不敢高攀。”

奚玉帆很是不好意思，说道：“杨姑娘别这么说，舍妹多蒙照拂，我曾听得韩珮瑛姑娘说过，我可还要多谢你呢。”

杨洁梅道：“不敢当。你要知道令妹的下落，我倒知道。”

奚玉帆大喜道：“杨姑娘可以告诉我么？”

杨洁梅冷冷说道：“当然可以，我还要向你贺喜呢！”

奚玉帆怔了一怔，道：“喜从何来？”

杨洁梅道：“令妹如今已是贵为江南盟主文逸凡的掌门大弟子的夫人，亦即是未来的盟主夫人了，这不是天大的喜事么？”

奚玉帆呆了一呆，说道：“此话当真？”

杨洁梅冷笑道：“我们都曾经去喝过喜酒来了，焉能有假？”

邵元化有点诧异，说道：“是呀，文大侠给他的掌门弟子成婚，我也曾收到他的请帖呢。怎的你做哥哥的还不知道？”

奚玉帆做梦也想不到妹妹这样快就嫁给了辛龙生，心里想道：“这可叫我怎好意思和谷啸风见面呢？瑾妹也是莫名其妙，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怎能如此轻率？啸风为她闹出婚变，惹起偌大风波，想不到如今竟是这么个结局，唉，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过米已成炊，我这个做哥哥的也是无法挽回，只好由她去吧。”当下定了定神，答复邵元化的问话：“我是刚从明霞岛回来的，是以尚未知道。”

邵元化见他神色不定，知道此中定有蹊跷，他是个老于世故的人，当然也不会去探问人家的私事，当下哈哈一笑，说道：“这么说，对奚兄倒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了。”

杨洁梅冷冷说道：“你既然是为了打听令妹的下落来找我的，现在知道了也未为晚，你这个新做了大舅子的人，应该赶快去见新妹夫啦。”

邵元化道：“两位刚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奚兄和家人团圆要紧，我也不便多留你们啦。”

奚玉帆道：“不，还是应付乔拓疆这一伙人的事情要紧！如今我已经知道了舍妹的下落，迟一天早一天见她，都是一样。”

邵元化道：“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来的话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不想耽搁你们太多的时间。我知道你们也是有事在身的，我不敢勉强留客了！”说话之际，神色极为冷淡。

这番话大出奚玉帆意料之外，心里想道：“本来是说得好好的，何以他突然又变了主意，这番说话，分明是等于下逐客令了。”

奚玉帆是个热心肠的人，还想和邵元化再说。说明他是自愿留在邵家，共御强敌，一片诚意，绝非出于勉强。话未出口，厉赛英却先说道：“我们本领低微，留在这里本来也是无济于事。邵老前辈既然不欢迎我们，我们告辞便是。”

邵湘瑶急道：“爹爹，人家一片好意，你怎么反而要把客人送走？”

邵元化不睬女儿，却对厉赛英说道：“厉姑娘别误会，我实是一来因为不愿误了你们的正事；二来也不愿你们插手这件事情，免得有什么意外，我可担当不起！两位的行李我已叫人拿来了，请恕我们不远送啦。”

话犹未了，只见两个小丫头果然已经各自提着一个行囊来到，交给了奚厉二人。

邵湘瑶十分过意不去，但她既不能与父亲吵闹，厉赛英又是接过行囊立即就走，她只好代父送客，送出大门，便与他们殷勤道别了。

路上奚玉帆说道：“这位邵老前辈的脾气真是有点古怪，不知什么缘故，突然要赶我们？他说的那两个原因，分明是借口！”

厉赛英道：“不是邵老前辈古怪，依我看来，内有古怪的恐怕是那位高氏夫人。”

奚玉帆道：“咱们在邵家三天，都未曾见过邵元化的两位妻子，你怎知道那位高氏夫人古怪？”

厉赛英道：“你没有听见那位杨姑娘适才透露的口风吗？邵湘华的那套掌法，恐怕就正是这位高氏夫人教的。”

奚玉帆道：“对啦，这件事我也正是百思不得其解，要想问你。你们明霞岛的武功听说是一向不传中土的，何以邵湘华的掌法和你相同，你怀疑是那高氏夫人教的，难道她和你们明霞岛有甚么关系吗？”

厉赛英道：“恐怕是有点关系的了，但我还不敢断定。待我弄清楚了一件事情，再和你说。”

奚玉帆道：“什么事情？”

厉赛英若有所思，对奚玉帆的问话好似听而不闻。奚玉帆心里想道：“她既然说了要弄清楚才和我说，想必是现在还不愿意告诉我的。倒是我多此一问了。”他本来不是一个好事的人，厉赛英不说，他也就不再多问了。

厉赛英想了一会，忽道：“帆哥，今晚我和你回去。”

奚玉帆怔了一怔，道：“回哪里去？”

厉赛英道：“回邵家去呀！”

奚玉帆道：“他既然不欢迎咱们，咱们怎好回去？”

厉赛英笑道：“当然是偷偷的回去，不让他们知道呀！”正是：哑谜心头难自解，欲明真相学偷儿。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廿年委屈安能忍 一死何辞誓报仇

奚玉帆躊躇道：“这个不好吧？”

厉赛英道：“我想探明一事，没办法只好学一次偷儿了。”

奚玉帆拗不过她，心里想道：“若给邵元化发现，可是不好意思。不过，我可以借口是回来助他御敌，为了英妹，说一次谎那也是要的了。”

待到三更时分，两人悄悄的进入邵家后园，幸喜无人发现。

厉赛英在奚玉帆耳边悄悄说道：“我去搜那婆娘的卧室，你在外面给我把风。”她所说的那个“婆娘”，自是指高氏夫人了。

奚玉帆吃了一惊，连忙说道：“高氏夫人武功深不可测，你莫闹出事来！”

厉赛英笑道：“不用担心，我有明霞岛秘制的鸡鸣五鼓返魂香！”

奚玉帆忐忑不安的跟着她走，绕过假山，穿过花丛，到了那座红楼下面。厉赛英正想上去，忽地觉得背后似乎有人，回过头来，却只见奚玉帆跟在她的后面。

厉赛英小声问道：“是不是你碰了我一下？”

奚玉帆诧道：“没有呀！”

厉赛英道：“奇怪，我分明觉得腰部微微一酸，我还以为是你无意之间碰着我的穴道呢。”低头一看，吓得几乎失声惊呼，幸而瞿然一省，赶紧咬着舌头，这才没有叫出声来！

原来她腰间悬着的那把青铜剑，只有剑鞘，剑却不知到哪里

去了！

此时奚玉帆也发觉了，也是像她一样，张大了口，说不出话。

两人游目四顾，蓦地眼睛一亮，只见那把青铜剑就插在附近的一棵桃树上，剑柄兀自颤动。

不问可知，这是厉赛英受了“暗算”，拔剑插树，正是那个人玩的把戏。

奚玉帆定了定神，说道：“这个人想必是来警告你的，咱们还是走吧。”

厉赛英惊魂稍定，心里想道：“这人来去无踪，有如鬼魅，只凭这手轻功，已是远远在我之上。刚才她要伤我，易如反掌。如此看来，只怕当真乃是警告，并无太大的恶意。”跟着又想：“邵元化是不会做这种事的，那姓高的婆娘，她的来历若然我所料不差，她也不该有如此高明的轻功。”

惊疑不定，厉赛英正想放弃原定的计划，刚刚拔出剑来，准备和奚玉帆悄悄出去，就在此时，忽听得“轰隆”一声，邵家的大门给人撞开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喝道：“邵元化，你关上大门就挡得住我吗？快出来回话！”这个人正是乔拓疆。

排列在乔拓疆背后的还有五人之多：他的副手钟无霸，那姓焦的汉子，与及那个驾车的汉子都在其中。还有两个奚玉帆曾经在明霞岛和他们交过手，却还未知道他们名字的大头目。

邵湘华首先从里面跑出来，喝道：“好呀，姓乔的恶贼，我正要找你！”

乔拓疆回头问那姓焦的手下道：“就是这个娃娃吗？”

那姓焦的汉子道：“不错。还有那个丫头也正是杨大庆的女儿。”

乔拓疆哈哈一笑，说道：“老天爷安排他们聚在一起，这可真是再好不过，省掉我多费许多气力！”

那姓焦的道：“还有更巧的呢，那姓高的婆娘也正是邵元化的小老婆。”

乔拓疆哈哈笑道：“我知道了，你这次办事很得力，回去我定